

木炭 關

权的
利的
的
角
斗
场

肖仁福 等著

JIGUAN



文艺出版社

权力的角斗场

机关

展现官场百态·揭示宦海浮沉

肖仁福 等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机关——权力的角斗场

作 者:肖仁福 等著

责任编辑:李 杰

责任校对:李国勇

封面设计:得力平面工作室

出 版:时代文艺出版社

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:130021)

发 行:吉林省新华书店

印 刷:吉林省美术印刷厂

开 本:850×1168 毫米 32 开

字 数:480 千字

印 张:18

版 次:2000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1—2000 册

书 号:ISBN 7-5387-1420-0/I·1380

定 价:26.80 元

权力机关,一个神秘而又复杂的独特世界;官员,一种让人熟悉而又陌生的生活角色。作家们以冷静的叙述揭示人官场上的诡谲,以独特的创作视角展示了官员微妙的心态,使读者从这些跃然纸上的人物身上,看到了一幅官场图景。

目 录

天缺一角	(1)
大雪无乡	(49)
成熟	(94)
不信东风唤不回	(106)
摘贫帽	(174)
天下荒年	(213)
老付的故事	(256)
春去春来	(288)
生死合同	(333)
裸体工资	(368)
灵魂垮塌	(413)
县长职业班招生	(495)
夏日机关	(510)
铲案	(545)

天缺一角

李贯通

—

于明诚颇不情愿地躺在地排车上，儿子于大川拉着，文化馆李书记在一侧扶着，慢慢悠悠地出了医院。县医院距文化馆一里地，于明诚不时听到有人给李书记和儿子打招呼，也不时听到有人说，于老头又活过来啦！其中有一位说得很玄，不是早就火化了吗？语气里惊喜与遗憾兼而有之。于明诚就想，如今的年月，大家都乐于糊涂了，人云亦云了，事不关己，没有谁去“考究”，小县城一个弹丸之地，难免“十步之内，必有谣传”……车轮子就是咯吱咯吱碾着谣传走进文化馆的。

四十天前，一向不愿串门的于明诚对馆里的同事们一一登门造访。他说他近日将有一场大劫，如果能把命夺回来，就一日三省，一定和大家好好相处——天下熙熙攘攘，能在一块共事，本是缘分，十年修得同船渡；如果缘分尽了，就请大家原谅他所有的过失，他到了岸那边再为大家祈祷，“是皆秦之罪也”——他特别喜好苏秦的这句自责的话。

于明诚这种被世情认定迂腐的书呆子，人缘自然说不上好，也自然说不上不好。看他那一脸的凄楚无奈，一脸的认真，同事们无不酸了胸臆。在文化馆，于明诚有个绰号，叫做“准半仙”。他除了对金石学很有研究外，就是占卜术了。大家都求于明诚算过卦，也有应验的，也有不灵的，此时，大家都想起了那些应验的。比如，盛馆长家的新自行车被

盗,于明诚说“待到重阳日,还来就菊花”,果真是重阳节失而复得;李书记的儿子高考,他算出“男儿西行学女红”,果然被西安纺织学院录取,这个志愿本来并没有报;搞舞蹈的童舞产孩子之前向于明诚问卜,他说“一手撑开乾坤圈”,也还真是先露出了一只小手……越想这些事,大家心里越不安,就惴惴地聚在李书记和盛馆长身边,议定了几条防护措施:不让他出门,以防车祸;文化馆设了几个流动岗哨,以防歹徒;不让他喝酒,不让他工作;院里那口古井用水泥板盖了口,请电工作了一次安全用电检查。这一番工作都做细了,大家心里也踏实了,于明诚身体好好的,还能有什么灾呢?于是又想起占卜不灵的那些事。

谨慎的日子到了第四天,于明诚的话到底应验了。

文化馆坐北朝南,一座三层灰楼把它分为前后两院。设计人员说这座楼一石三鸟,办公、图书、宿舍,都囊括进去,最为实用,文化馆这样的老贫农,来个“拼盘”就对路了。楼前本是二亩杨树林,林中有石桌、石凳,可为琴棋书画,可供品茗阅读,曾几何时,文化味氤氲缭绕,为县城一大雅景。这些年开展以文养文、以副养文,推倒临街的墙盖起了各种各样的店铺。杨树两天之内伐个精光,那些石桌石凳,虽是笨重,却也能不翼而飞。院子一半是几十张台球案子,另一半搭起了两个帐篷,一个常年放录像,一个用来演杂技、耍猴弄熊、展览古尸……纷乱与嘈杂,不难想象。

文化馆的后院始终是后院。一亩多地,被十几家平分了,一块块的小菜园都经营得有声有色。置身其中,满目滴翠,遍体溢香,人与蜂蝶同醉。乌鸦和喜鹊也视这里为乐园,时而空中盘旋,时而地上觅食,时而栖息于院墙,直到有了夜色才各自归窠。这里人不畏鸟虫,鸟虫不畏人,人和鸟虫共同莳弄着,也共同享用着这个不可多得的清幽之境。还有西北角那个古井,黑黝黝张圆了大口,早晚呵吁着如烟的雾气,朝如虹霓,夜如素练,狂风吹不尽,无风亦自摇,更为后院平添了一份神秘。可以与古井比资格、比深奥、比价值的,便是平躺在墙脚下的那块石碑了。只是石碑不像古井那么富有生气,它身上裹了几层塑料布、稻草苫子,远看似一口棺材僵挺在那里。

晚饭后,于明诚悠然来到后院,像往常一样浇菜、散步。菜地里通

了几个自来水龙头，接上水管，用手一拧，水就汨汨而出。于明诚的目光正随着水流委蛇而行的时候，听到了一种令人悚然的声音，仿佛鐎子一下一下凿在他的心上。他循声望去，石碑身上的塑料布和稻草苫子被揭去了大半，童舞的六岁的儿子童童正坐在上面，举着锤子砸核桃。他一路蹿跳而去，石碑的一角已被砸去了拳头大的一块。他凄厉地一叫，扑倒于地。他为自己算的这一卦应验了，诊断书上写着：突发心肌梗塞。

于明诚由儿子和李书记拉着，恍兮惚兮地回到文化馆。同事们早已在大门口迎候。大家簇拥着他，纷纷说他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走到院子中央，不知从何而来的一片落叶飘打在他的脸上。他暗自一惊，就在地排车上为自己算了一卦。他苦笑着说，举头三尺有神明，看来是在劫难逃了！

二

于明诚曾是名牌大学政治系的高材生，本该在“政治”上有所作为的——如今的事实足以作证：他的同班同学中，副省级干部三人，厅局级干部九人，县处级二十七人，称得上辉煌显赫。六六年文化大革命，他正读大学三年级。他是被人们指责为逃避革命的逍遥派。在一场混战中，他充当和事佬，却也意外地受伤。混战是在中午，战场是在城郊的一片坟地。薄暮时分，乌鸦本无善意的怪叫却把他那颗即将飘逝的灵魂衔了回来。他的伤并不重，只是头上鼓起了一个包。他身边歪着一只黑色的陶罐。他想在他昏倒的一刹那正是这只陶罐向他袭来。他忽而来了兴趣，细细地观赏着。陶罐上有几尾粗线条勾成的鱼，迷朦的夜影中，鱼们渐渐苏醒了，翕腮抖尾，呼之欲出。他兴奋地怀抱着陶罐，跌跌撞撞走出了坟茔起伏的野地。

历史系的一位老教授把他和陶罐一起抱住，激动地说，宝！民族之宝！人类文化之宝！

于明诚就这样神差鬼使地“改行”了，他对自己的新的专业迷恋得

如痴如狂,他感谢那个陶罐,感谢那个坟地,感谢那场混战。毕业前一年多的时间里,他破窗而入,躲进图书馆的一角,读了大量史书、工具书,对欧阳修的《集古录》、赵明诚的《金石录》、洪适的《隶释》、翁方纲的《两汉金石记》等专著,更是精心研读。大学毕业,同学们进京的进京,留省城的留省城,惟有他一人,分配到了县文化馆。

这个偏僻小县的文化大革命比外地晚了将近一年,于明诚进馆的时候,这里“破四旧”刚刚开始。上班后的第一个夜晚,电闪雷鸣,大雨如注。天空被一次次地凶残地撕裂,又一次次地顽强地弥合,地上满目汪洋,喧嚣鼎沸。于明诚正辗转反侧,徐馆长叩开了他的门。这时,正是深夜一点。

于明诚同志,你喜欢你的职业吗?徐馆长问。这虽然是个驼背老头,目光却分外犀利,闪电一般刺得人目眩。

当然……报到的时候,我讲的都是真话,我忠于我的职业。于明诚颤抖着说。馆长深更半夜屈尊来,他预感到将有什么大事发生。

于明诚,你能永不背叛吗?徐馆长逼近他。

能,我能。

于明诚,你能为自己的事业献身吗?

能,我能。

好,我相信你,也相信我自己的眼力。徐馆长从怀里取出一张拓片,你看看这个。

这是一张汉画像石的拓片,高约一米四,宽约七十厘米,画分三层。第一层上端为天空,有卷状云纹,共计九朵。云下有伏羲、女娲。伏羲头戴斜顶高冠,女娲头戴五梁华冠。伏羲与女娲均为人身蛇尾,两尾相互交缠。伏羲执矩,女娲举规,两背相向。中有两个小人,其尾也相交缠。第二层为“子见老子”,二人都戴斜顶高冠,略为躬身,老子在右,面向左,孔子在左,面向右。老子手拄一棍,孔子手捧一雁献于老子。孔子身后有一身材较矮者,大概是颜回。第三层左边有一老虎,一位杂技艺人单足立于高翘的虎尾之上,两手耍着六个球;右边有一车,为两条鱼所拉,车载一大鱼,鱼上骑有一吹管老者,一男童站在管端舞一拂尘。

这真是瑰宝珍品!绝妙无比!于明诚看了又看,赞叹不已。

绝妙在哪里呢？徐馆长问。这句话，显然是要对新来的大学生“鉴定”一下了。

于明诚说，从内容上看，神话传说、文化掌故、民间生活存在于一块像石上，已属难得，而三者之间又有着密切的逻辑关系——造人、育人、娱人，这与常见的汉画像石画面层层之间毫无干连有着质的区别，这就是说，整块像石是和谐的、统一的，可以说这是一幅画。从局部内容看，伏羲麟身，女娲蛇躯，是屡见不鲜的；“子见老子”，在汉画像石中也并不罕见；而表现民间生活、民间艺术的第三层，在汉画像石中恐怕是绝无仅有。这既是现实的，又是理想的，其构思的奇特，寓意的深远，其旷达，其脱俗，在汉画像石中可以说是卓尔不群。这幅画还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：伟大的艺术恰恰存在于民间，进入境界的生活恰恰是民间生活……说得俗一点，对于今天的艺术家，这幅画是一本珍贵的教科书。从石刻艺术上看，精致娴熟，布局巧妙；人与物的刻画，或写意，或工笔，都极具动态。说它尽善尽美，绝不过分……

徐馆长听于明诚说完，闭目叹息，好了，我放心了。徐馆长眼睛再睁开时，目光里少了一份犀利，多了一份抑郁。他说，我老了，这幅拓片给你保管。拓片只有两张，另一张在国家文物部门收藏。现在“破四旧”了，你要慎之又慎！

于明诚说，馆长，请你放心，我会像对待生命一样。

徐馆长说，你刚上班，也许想不到，这块像石就在咱们馆。

于明诚惊异得险些叫出声来。

咱们馆——咱们县，目前除了这块像石，没什么珍贵的文物了。徐馆长说，这块像石就在文化馆后院的西北角放着。那里有口古井，县志上记载，明代就有了这口井。几百年来，这里屡遭大旱，井水从未干枯过。1936年，老百姓意外地从井里“出土”了这块汉画像石。当时，省城几个懂行的奸商和此地的土匪勾结在一起，要把它偷偷卖到国外，运出一百多里了，又被我们队伍追回来，为它还牺牲了三个战士……一晃三十年，像石还在那里躺着……

于明诚说，应该立起来，再建个碑亭，至少也应该放在室内。

徐馆长说，五七年省里拨过一笔专款，碑亭还没来得及建，这里遭

了水灾,这笔钱用来救济难民了。

于明诚说,再向上级申请。

谈何容易!徐馆长说,如今,别说为它建碑亭,连躺也躺不住了

.....

于明诚跟着徐馆长,披着雷雨,脚下淌着滔滔流水,悄悄到了后院西北角。借着电光,于明诚总算见到了像石的真面目,尽管只是几个瞬间,却深深地烙在心上。他轻柔地抚摩着像石,如坐春风般地温暖。

雷雨愈加肆虐,水光迷茫,万物飘摇。浊水早已灌满了古井。

徐馆长从墙脚取出准备好的绳索、撬棍。于明诚猛然醒悟。不!馆长,不……他乞求着。徐馆长并不言语,把撬杠往他手里强硬地一塞。

像石平静地坠入井底了。两个人泥猴一般蹲在井沿,于明诚抱头抽泣,徐馆长盯住他,痴呆似地喃喃着,时机不到,不可出土,时机不到,不可出土,时机不到,不可出土……

后来的事正如徐馆长所料。文化馆所有的文物都被“破除”了,造反派们想起了那块像石。文化馆几乎被掘地三尺,也不见像石的踪影。文化馆人人被审查,人人遭“逼、供、信”,像石还是杳如黄鹤。再后来,徐馆长被无休止地揪斗,受尽了逐步升级的肉体折磨。除了像石事件之外,徐馆长致命的罪恶是他在建国初讲过一句话:毛主席三天不学习,赶不上刘少奇;刘少奇三天不用功,赶不上毛泽东。那年的元旦那天,徐馆长失踪了,人们在古井里发现了他的尸体。打捞时,于明诚自告奋勇下到井底。他惟恐别人发觉井下的像石。他猜想,徐馆长最初绝不是选择这种自杀的方式,他不会提醒那些人这里还有一口被忽略的古井,他一定是向像石和古井诀别时,不慎跌落。于明诚又想,对于自杀,这里无疑是徐馆长最好的归宿。

像石在井底一沉便是十年。1977年春天像石重新“出土”,完好无损。首先向上级建议“出土”像石,并确凿无误地指明它的藏身之处的,不是于明诚,而是创作员小高。小高对上级领导说,水落而石出。小高的精明与内秀令于明诚惊诧不已,小高颇不以为然地说,这事能瞒得了外人,哪能瞒得了文化馆的人?于明诚一一问了,方信此言不差。为

此,于明诚激动得心区疼痛——审查也好,“逼、供、信”也罢,文化馆没有一个人出卖像石、背叛文化——多好的同事,多好的文化人……”

于明诚的激动一直持续下来。近几年,那种激动才不知不觉地淡漠了,不知不觉地嬗变了——由意外、敬佩与谢忱变成了茫然、疏远与拒绝。同样持续下来的还有他的心前区疼痛,年复一年,年年有增。于明诚用不着算卦,也早已料定心脏会有出大事的这一天。

三

初秋的季节,万物都无可掩饰地透出悲凉之象。初秋里病愈的于明诚,一如万物,大不是先前的光景。于明诚自己想了想,就觉得颇似那片飘在他脸上的落叶,脸色像落叶那样蔫黄了,脊背像落叶那样卷隆了,脚下磕磕绊绊像落叶那样少了根基。同事们当面说他“必有后福”,背后又都议论纷纷,生发出些许生命的感喟——人生一世,草木一秋;麦熟一场风,人走一场病;天地无情,反正怎么也是无情了,干脆我行我素,随心所欲,否则便就更增添无情了;人生无聊,反正怎么也是无聊了,再不无聊就更为无聊了……思来想去,怜悯着于明诚的同时,也怜悯起自己来了!

于明诚回到馆里,歇了一个多小时,就颤巍巍地去了后院,同事们怎么劝阻都是枉然。像石还在老地方躺着,还是那几块破败的塑料布和稻草苦子盖着,再上面是几个砖头压住。他仔细看了看像石残缺的部分。残缺的是天空,一个云朵消失了,带走了天空的一角。如果再往下一点,就会伤害女蜗的头部。不幸中之侥幸,不幸中之侥幸。于明诚捂了捂心前区,一边自语着,一边蹲在地上寻找失去的那朵云,那一角天。他一点点地挪动着,墙脚,井边,菜丛。又由菜丛到了井沿。会不会掉到井里呢?什么可能都会发生,他思忖着。可惜他垂垂老矣,若在当年,他就早下了井……

他的儿子于大川先是蹑手蹑脚绕到他背后,继而两臂一抱,把他端出七人步。

你还要命吗？儿子大声说，你还不接受教训？是这块石头重要，还是你的命重要？

于明诚愣愣地说，当然是石头重要……一个是凡夫俗子，一个是文化瑰宝；一个是可有可无，一个是不可或缺……

什么瑰宝瑰宝的？于大川忿忿地叫开了，你把它当瑰宝，别人把它当废物！你还是先爱惜爱惜你这条老命吧！

于明诚一个长叹，你哪里能理解！我于明诚命系一石，早就人石合一了！

那好，要么我去喊石头个爹，伺候它倒省心；要么我把它砸了，把你和它分开，砸了它你就没心思了！没心思了！于大川将满腹牢骚尽情地喷吐了，你心里除了石头还有谁？连你自己都没有，还能有谁？那年下雹子，我娘被砸得昏倒了你不管，反倒跑来看你的石头，石头硬还是雹子硬？石头重要还是人头重要？你关心过我吗？我和老婆的工资都发不出来，你问过吗？我娘死后，你的工资足够用的，可是你整天买书写文章买书写文章，都到什么年月啦！你还要自费出版你写了一辈子的《金石新索》，你索来索去索着了我，借了我两千元买香港书号，书号作废了，钱也要不回来了……迂腐至极！你把它当瑰宝，别人把它当废物；别人把它当废物，你把它当瑰宝！

于大川嗓门越来越高，心理上先是觉得和老子争吵，后来就觉得是和全社会争吵，再后来就是觉得是全社会和他老子争吵。这还真有了效果，吵着吵着，李书记、盛馆长、赵雨果、新分来的音乐辅导员谢苑，七八个人陆续赶来。好言相劝，口到病除，争吵平息下来。于大川摇着头回他自己的家了。于明诚对着儿子的背影说，大川，我借你的两千块钱早晚要还你，不就是两千块钱？你放心！

于大川听了，止不住苦笑，泪也笑了出来。

书记、馆长一伙人都交口称赞于明诚，说他如何如何品格高尚，大家都像他这样，文化工作就好干了。创作员赵雨果持不同意见，他说都像于老这样，文化工作更难干，理由是穷，不会搞钱。赵雨果说，于老若能兼了财政部和文化部长，文化工作才真正好干了。大家笑了一阵，就蹲下来，帮于明诚找那一角像石。

盛馆长回家拿来一床破败的旧褥子，盖在像石上，揭掉了稻草苦子。李书记见状，也拿来一件褴褛的棉大衣。两个人又蒙好了塑料布。这使于明诚很受感动。

赵雨果说，领导，光这样像救济难民似的不行！就不能来个革命性的行动？

盛馆长问，什么样的革命行动？我和李书记好好的谢谢你。

赵雨果说，革命行动是叫它由难民变成小康——建个碑亭！这么一块价值连城的碑，理当有个碑亭。

盛馆长说，谁不知道建碑亭好！展览也方便，雨果同志，资金呢？你问李书记，建碑亭的报告馆里打了没有二十次，也有十九次了，县里财政吃紧，心有余力不足。

赵雨果说，馆里的创收不是搞得很好吗？拆了围墙，卖了白杨，来了古尸，耍了猴狼……

盛馆长说，雨果，你别耍贫嘴，抽空我和李书记跟你好好地算算收支账。要说创收，你正年轻，该是一把好手，光躲在屋里写你的传世大作不行。盛馆长指着谢苑说，小谢刚分来几个月，也通过办音乐培训班为馆里创收了几百元了。一分没挣的，就剩你和老于了。老于年纪大，文的这一行也难与经济效益挂钩，这个任务就免了。你呢？你叫李书记说说，李书记，你说说，雨果是不是该出点力了？李书记——

李书记一直在笑，李书记是一年前到任的，文化馆是副科级单位，他是加了括号的正科级。他原来是乡里分管宣传的党委委员，本是个清汤的闲差，手中没权没钱，只有到抓计划生育时，他才能同书记、乡长平起平坐了——党委委员各守一方，这就成了忙人，他深知忙也是白忙——即使一帆风顺，也要经过副乡长、副书记两个台阶，两届下来，年龄又超了提拔的界限，他一生就要老在副科上了。

正当他心灰意冷的时候，去年那场大雨给他带来了转机。

那天，县委组织部高部长由市里开会，返回时赶上那场大雨，不得不落脚在李宣委所在的那个乡里。当时乡里的头头只有一位女性副乡长，再就是他李宣委了。高部长平时很讨厌这位女乡长，他多次接到人民来信，反映她与县里的某个老干部有染，而这位老干部正巧与他不是

一条道上的人。那天吃晚饭，高部长的司机填饱肚子就睡去了，酒桌上还剩下他们三个。先是表面应酬，一会儿就酒酣耳热，要下去二斤“孔府宴”。女乡长又暗中打开了第三瓶。她是海量，频频出击。高部长早有了几分醉意，明知不是敌手，就死活不再喝了。两个人推来推去，一杯酒居然泼在了女乡长的小腹上，三个人情不自禁地笑起来。女乡长并不罢休，抓住他的手相劝。抓来抓去，高部长的心里热热乎乎的，看着她的确是个动人的少妇。

女乡长说，你要不喝这杯酒，就是对我有意见，有意见就当面提出来。’

高部长说，哪有那么多的意见？我已经醉了！

女乡长说，说醉是假。部长，你应该把这里当成你的家，你在家怎么喝，在这里也怎么喝。叫你喝一杯真难，比抓计划生育还难。我给你讲个笑话，有个村长在会上对村民们发火，他说，你们男的一听结扎就摇头，女的一听戴环就撇嘴……

高部长笑得合不上嘴，也想起一个笑话，他指了指女乡长的泼湿的小腹，你不是叫我提意见吗？意见还真有，你那里不能仅仅是老干部活动中心，还应该成为青年之家。

女乡长和李宣委都是一个楞怔，高部长话一出口就后悔了，只是泼水难收。李宣委反应迅速，笑道，笑话！笑话！我也讲一个，某村一位老革命不服一青年干部的气，叫嚷着，老子八年抗战，不跟你一刀割蛋？！

僵局随即释然，三个人开怀大笑。

事隔不久，县级班子换届，女乡长以此事为由状告高部长。这事说小便小，说大也能引出意想不到的麻烦。高部长有口难辩之际，见证人李宣委说话了，他说那不是高部长提的意见，是讲的笑话；笑话也不是高部长讲的，而是他讲的；笑话的内容也叫女乡长说翻版了，他的原版是老干部对一妇女说，你那里不能仅仅是青年之家，还要成为老干部活动中心。换届结束，部长仍是部长。两个月后，李宣委意外地接到调令，成了文化馆的李书记。李书记心里有底，有了知恩图报的高部长，文化馆就是他的一块跳板了，只要不出乱子，将来调个好科局差不多是

小菜一碟了……

李书记从上任那天起,就十分注重人缘。对下属只表扬不批评,只原谅不较量。文化馆无大事,就在小事上做个有心人。于明诚病了,他忙前忙后,买鸡蛋送水果;赵雨果深夜伏案写作,他就去劝他保重身体,还送给他二斤枸杞子;谢苑一分来,他就亲手为她在门上安猫眼,房前的走廊上安了盏电灯;搞舞蹈的童舞下了海,成了“金鸡服装店”的老板,他几乎每天都要去看看,问候问候。他觉得在文化部门里争争斗斗,实在是无聊透顶。因而,他在盛馆长面前很是恭顺,连盛馆长的岳母的姐姐去世,他也要送个花圈;年终评优秀党员,他带头评的盛馆长;盛馆长和于明诚的县级拔尖人才,也是他到处游说才审批下来的。他这种处世态度,盛馆长看得透彻,当面提过意见,他都表示接受,可做起来海棠依旧,也就拿他无可奈何了……今天,借着与赵雨果磨嘴,盛馆长故意将他一军。

到了这般境地,李书记不说也得说了。雨果,盛馆长的话你要好好琢磨琢磨。盛馆长早就说过,叫大家搞创收是难为大家了,可是不搞不行,总得过日子!就算是体验生活吧!能力有大小,革命有先后,雨果年轻有为,说不定对创收已经胸有成竹了!

赵雨果说,我还真有了高招,梦笔生花。小谢你走吧,我这高招不能传于女人。谢苑走后,赵雨果故作诡秘地说,昨天夜里我做了个梦,司马迁对我说,汝乃不义之小人也!汝之书记、馆长皆贤主,素有恩于汝,汝当唯命是从,缘何于创收之事雷鸣而不闻?不义如此,良可憎也!我说,我也想创收,可我苦于无计呀!司马迁说,汝亦不智之人,何不开发自身乎?我说,怎么个开发法?司马迁说,割蛋!吾何等人也!吾之蛋尚能割,汝区区小辈,汝之蛋贱若泥丸,割又何妨?士为知己者死,蛋为文化馆割。我问司马迁,割蛋有什么用呢?司马迁说,蛋屈居档中,无缘日月,汝可擢之三尺,移植于鼻梁,则腐朽为神奇,幽暗为光明,泥丸为财源也!况夫割蛋者必发愤,当世之泰斗,舍君其谁欤!我就按司马迁老人家指点的办了,取得了巨大的成功。门票百元一张,观瞻我的人山人海……

大家笑得前仰后合。李书记说,你这个赵雨果,真叫人服气啦!

盛馆长说,行啦行啦,无可救药,不指望你搞创收了,和老于一样,免了!不过,你可真要给我拿出好作品来。

赵雨果向盛馆长道个谢,又对于明诚说,于老,我高攀了,和你一个档次了!

大家正在说笑,搞摄影的老强走过来,说是组织部高部长来了。赵雨果说,部长来有什么稀罕的,他不是经常来文化馆“采风”吗?该采谁采谁呀!赵雨果的话,引得几个人相视一笑,眼神里闪过一丝小狡黠。对赵雨果的话置若罔闻的是李书记和于明诚。于明诚还在低头找那一角像石。

老强说,高部长找的是书记和馆长。

赵雨果说,老强,你别乱点鸳鸯谱。

老强说,我可不敢,文化馆就你敢。高部长这次是因公而来,你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量。

赵雨果说,老强,你说话跟你的照相机一样,很会维护领导的形象。其实,“采风”也不是什么坏事,至少是密切联系群众的一条途径。我们这些人,或者是无“风”可采,或者是没能力“采”了,才都有了酸葡萄情绪……

李书记和盛馆长到了办公室,高部长已在那里等候。高部长就是当年的创作员小高,虽然身居高位,对文化馆这个老家,称得上情有独钟。当年称老师的,现在还是称老师;当年称伙计的,现在还是称伙计。高部长四十岁了,看上去年轻而又沉稳,醇厚而又不乏城府。这些年,文化馆对他不是没有微词,但是,谁也没有理由说他一阔脸就变。县里对事业单位搞财政改革,文化馆经费自收自支,宣传部长和分管的县长也是这个意见。高部长当时对这件事没表态,执行了两个月,文化馆寸步难行,向高部长请愿,高部长这才出面,力排众议,争取到了保证基本工资。给文化馆做了件有功德的事。有了他这层关系,宣传部长和分管县长,以至文化局长,对文化馆的事都能推不揽了。

略作寒暄,高部长问,近期馆里的经济状况怎么样?

盛馆长说,一天天地紧张下去。院子里的那一套越来越不景气,除了电费、税收等等,每月只剩四百多块钱。今天看,毁了那一院子白杨,